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癸

洺水集卷八

宋 程珌 撰

序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為論

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為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為荒不及則為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為矯不及則為汙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為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既

取其書刋之且卷卷然以序為請至于再三不置焉即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也必力是又當秉筆以俟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

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寖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為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于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為驗操之以為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

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學蓋欲泝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畧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内荆楚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横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䂓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

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為不足計矣王黜聖經實基戎禍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為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之長守者必修旬月之備守之為難固也然上下一心

兵力雄彊城池高深儲峙克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邪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為不可守則上下之心不一矣城甫築而未甓則藩籬不足恃矣敵衆號二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閒歲是邦嘗經躪蹂則人心益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繼則又未暇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敵以方張之勢再薄郛闉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憊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

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闕而戰則將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既浹於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病其褊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才非智乎合是三者而又以忠為主則何守不固何戰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為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

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耎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
搰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羣
才三者既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
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敵犯邊而首攻一邑非彼之深
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敵謀始奪由
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
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
也人謂敵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

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漠北無兵患矣顧其所以詳著于篇者非為當日耀為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

李文昌表箋集序

文以氣為主學充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為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真宰散淋漓清濁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奇陶物象而為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能也體以為的則駑車不得後騄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亡他嗜獨與書為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

亡所不窺發而為文則汪洋漫漬聯綿縹緲若太虛霏

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

整嚴純正懇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

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輸誠君父

務在平正無為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淝帥

大東雅好其文萃擷弗遺迺以公歴官歲月次其表疏

繫以答詔鋟梓百篇以貽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

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為文章家

異時當俗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則引而列之右簡使學者有攷焉

金陵校官録序

學舊在冶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瀠滐帶横其前與清溪相照映瀉而為回瀾放而為犇濤慼而為竒文涵而為太虚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佩日盛每三歳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縣弟子員

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見也日常少甚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生候道旁眡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游泮且朞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澳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覿而善重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為巨編屬學録韋君悉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去之日為斷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考并序其所昉而

列之右簡庶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闕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以表見一世則暗中摸索之語固為陋甚然果若是則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得無重愧乎在其固以為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為強聒也幸甚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修徙戸口之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則方志亦當與之為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紀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為不急儒者以為當務葢吏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逺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惓惓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掾莊君與鄉之秀士考訂而論譔之於是郡無餘事矣

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户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華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

吴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濇濇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為於容色

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温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麗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縶降王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

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為甚深而又與其凡俯受徒棣華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為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

日用之則亹亹卷卷不絶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㕓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躓其行嗚呼吳江賦鸚䲭落筆超羣英鷙鶚啄狐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視公蓋前輩而公之子垌將梓公之集欲某一言於篇末蓋

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鋐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者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叙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為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藴霞栰玉滴之奇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

之賀臼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鵜石之秀江南鮮比君始一奇乎僕頃為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脩菊寒泉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為善者不

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已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偏困之人寬其賦斂而無苛取疊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朘削之蔽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目睎茫茫心緯八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是三者而已矣

予從弟日章為尉宿松猶子若疇為理羣舒各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且合其鄉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宮商其聲洋洋充滿淮壖大抵皆前之三說信乎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械嚴教閱脩學校靡一不舉且龍舒之人不

特歌之頌之而已士象於學而祀之民廟於逵而祠之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既以為邦人賀復為史君勉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為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顥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為亡補也寧怨怒焉寧

識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既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為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興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雉未馴秋螟未散未易責之萑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寛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憂懇切之詞悉化為

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水石閒勛業銓擇風光靜事權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為也仲光鄱陽人名𤇜仲光字也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既删之餘世之鳴其和寫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

於丹漆鉛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哢秋蜩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虛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温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其君於其有連為文人行也其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於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充達使之宏廣如山

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删之後惟唐杜工部實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為雋逸清新奇古平

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卧一生孰量淺深故發而為詩非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曾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矣

新集玉堂詩序

其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鑾之句因念禁林多勝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鄞簷負日之時曷若披遺訪佚而紀之於編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録至比年名公數詩者留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益加采彙駸駸盈軸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為比年衣冠盛事也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歸念無以寓其拳拳也於是為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之士雲集京師求試於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正學裒然為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而里中父兄子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且家誡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噫亦榮矣

然嘗攷建隆迨今凡百一牓舉首百一人其為台輔者六人執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算先正有言士之膺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喦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以當贈言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東海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侈其盛而送之酒三行其酌而

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雋館之門身親之子弟從之鄉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其鄉之英若董與咸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京嘻景韓賢者也又酌而祝曰聖朝重科目大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揀日選辰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縣麗正門魚貫而晉肅班廷下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如公孫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縣唐武德以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二

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仙桂香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而祝曰明年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快馬聯騎而歸其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於脩門釃酒擊鮮為景韓喜以道今日之事去去鵬程闊酒行可以起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懭悅膚血不充往往後日

成就鈌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體充而氣實固已具干雲蔽日之姿矣養而成之則父兄責也今既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時其食飲起居使之祿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涵浸醲郁者數年然後作為文章以與秀雋角逐於禮闈吾知前無留敵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鳳挾雛以歸徵序於予予不為高論也於是因詞以送之嘉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白瑤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以

陰功屋德土十風五雨謌堯天家家髙廪若雲連如云
未長揠其巔顧君毋若宋人然

送吳進士序

揚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
天文地理歴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
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逺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
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為九使之各為家為流而後道
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

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合矣而韓昌黎之說則以謂為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為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為貺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合之乎予欲揖而

館之使之解經紀史抽發文思為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岡而窺鳳穴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叩之吳君則今歲已有他諾無及矣姑志吾之所欲者以俟他日焉未晚也

相者張仲思覔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眼明不患不識但患足未徧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

洺水集卷八

洺水集卷九

宋 程珌 撰

題跋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變而人心不揺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詼佞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風俗一成百年

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崇其號者美名也録其孤者實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説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脣敝舌祖述虛無

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為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為宗丞日相欵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吻葢二

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仝燁然朝行為國珍器非公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宫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罍以爵以爚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

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
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
未為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
敗堞之間折荆榛驅尨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
麰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羨之鄉區區然為百斛之謀亦
可悲已而當時大爲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
也一死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
豈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如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峋

嶁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誼之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為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敵必擇當其筆者為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懐荒忽之異類當百萬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鬚奮如戟長刀大劔犖犖牙頰間故其發為辭章峻

厲雄奇援據精切可以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北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欝一發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釁三熏而禡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為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顔曾

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為重者矣矧公之孫為掖垣掖垣之孫為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祚忠義焉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瑒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懿飧和不知瑒之為馨我之為馨邪梅之為潔我之為潔

邪故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二十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為難蓋千篇一律昔賢所病儻胸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奇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占公之所緼矣頃有為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玢選為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蛉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屐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閿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為墓銘無子二季酆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徼幸

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劔磊磈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為詞章見之氣皃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倍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為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遡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

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既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貸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為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法也法不足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名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為縣者孰不自厲求為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

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黄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克而至於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襮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已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恠聖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

坡仙所以起惝怳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皆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揆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留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拘

書歐陽修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東書而不見歐陽公書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㫖畧同國家涵養士氣

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之時同吭是非俛嘿就列蓋㗿於美官而怵於鈇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實為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閒出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不可泯沒之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至於勢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悞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彼

固不以為意而追表旣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夫之臭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君者得失重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又百年曾未有以忠言言而蒙僇者士氣盍少振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所以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受者如流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公亦藉一死以

留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而感吾心則其事猶可為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於無及公時則偏裨也握人物之柄者其早圖之無𦂳攬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矣公有孫紹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歸者依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茍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為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為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悦其詩命左右録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賝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寛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

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粤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輙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絶不知此邑胡為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啇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掩卷三嘆

書故友趙君善淏詞場投卷後

搴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屬鏤猶動濺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耶庚辰星節後五夕書之閭廬故國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是理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鈞金然後治之金不入則是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事之堅訴牒之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刑亦清今之州縣監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蒙穽之詞費不十金誣說已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牒安得而不滋善良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

直而所遭乃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不當執一而廢百也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閒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逄也予時居山閒絶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録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敵逼河南詔助劉

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録其家悉歸左帑孝宗即位飛之子霖抗章匄賜始復還之今此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不為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為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如志君子思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恨雖然毋恠焉今又百年矣而邊人失利茍活一旦可

謂極矣而烏珠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哉

書和靖尹先生焞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招之於是犇走入蜀迫紹興初始赴行在用范公冲之薦也蓋公受學伊川伊川没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在建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状又有一幅乃司馬温公手簡温公薨於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餘二十年矣黄鍾大吕不登清廟乃與瓦缶俱棄道旁為樵兒牧豎蹂躪是可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末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

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珍之官不隨出永留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温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屋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

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塏間使生當晚周吾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日不巻巻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教信乎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胷中知有千萬人吾

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為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若夫詩説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囷兮亦何俟乎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觀月真可以為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睎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

晚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為當世有用之才是皆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當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興嘗以示某為書其末矣今沙隨之孫仲熊又携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津涯乎澹貧不茍求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犂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

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羡久生將以學也生而不學何以生為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為事又豈以口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真寓言世間那得有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畫犂十載甑空懸君不見黄鶴樓前金色鮮何如歸煑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面不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㝠行罟無旁忌睹象誅心令人鬱然讀了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為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興噫有是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乍公乍私如是而尤諸

人諉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間捐公帑於左右而無不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有力則有役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征斂之苛符移之迫或先辦以要譽或厚槖以自豐然後惛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

爲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内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乖争之風熄輯睦之俗成變時雍風泰和寧復有異道乎吾固為天下幸之詎止金華千里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斬不給募者散去此為惡況嗟

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況耳今日之來即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即他日之惡無來即無往無美即無惡正予自蜀歸屢名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為天遊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絶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絶句一編者竊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䇿即奏云雲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

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内修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墨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寛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璹耕織圖詩欲以見桑稼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寳訓故事録為小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橫渠西銘其門人呂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楊之疑為非而以西銘為繼孟子之絕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親仁者入德也而西銘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劑量一字天淵不知楊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

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耶實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剥裂得非運動之時耶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面而人生浮寄六七十年乃動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冦諸子見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耶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庚戌予侍先舅太府丞寀大冶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今俯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衣朴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為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髙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至若教坊樂語之徘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揚子雲好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攷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

呂太史得年僅四十學者所以為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充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予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為之嘆息於斯

洺水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何霈霖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洺水集卷十　　　宋　程珌　撰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汩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

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為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為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為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為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顔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絶一世而非謾為文具者

至若振貔貅以靖邉方僇鯨鯢而造王室勛業巍皇卓犖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往往緼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外國不賔不能服十百餘年委𧟌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其必有立於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盖君有奇骨長身而廣口言議英發志氣激烈平居開口未嘗輙及州

縣細故上則期於以道輔佐吾君分別寓內賢不肖而進退之抑浮費以減無名之賦斂擇監司郡守以奉行祖宗之良法美意下則期於選將帥肅軍政以殲殘敵而紓宿憤其志念蓋若是夫豈為是繆悠者顧乃一仕為令而黜再為令而死矣由是觀之則又非無才也用之不究其才耳然攷其生平隨寓必有以自見初調筠州新昌尉丁父艱再調成都征商猾吏屏息征課自裕東南士入蜀舉員足乃出秩滿蜀人留之會年饑曰吾

嘗為活人書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京
秩逭計哉乃亟走行在所上之執政是其説下之畿漕
俾鋟木以班諸路注德安府應城令方須戍丁夘歳侵
畨守㩗條荒政於是山巔水涯靡不霑被適應城易右
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作新校宫市田畮百以資士之
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學章句論孟注説皆指授口講
士知向方舉者如式授温州瑞安邑素名劇首有鉏彊
聲大姓側目會常平使者行部謂其慢於走趨巨室從

而中之劾歸邑人遮車餞詩滿載調辰溪辰地遠人緩於學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教之且身率之期年文風大振先是林蠻洞頗為民害官姑息之君至嚴教令縮不敢出既又招其酋曉以禍福使得自贖偶生界有入𢨋者酋果領衆斷其歸路君曰此以蠻制蠻也勝則賞之否則蠻失利耳於我無與又為置連珠寨百二十所𢨋至鼓四起捄者雲集無窮之患也人尤德之方平蠻時出入溪谷厲氣侵薄得嘔泄之疾日甚遂請挂

冠既日正冠危坐從容而逝十年十二月七日也階為
朝奉郎葢君之學出於沙隨程公逈而沙隨之學則源
於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為究極之
地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求
賢變俗書皆切於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槀
十卷君雖慷慨以功名自許然襟度灑落平時絶口不
言勢利方罷瑞安歸也得地十畆種竹栽花號芙蓉莊
賦詩觴客逍遥其間不知仕之黜也在石城時甚愛水

簾稍暇即之讀書竟日上饒懷玉山歳時一游游必留至買田付僧為游費水簾懷玉之僧皆刻像巖石間一時高人勝士咸作詩高之胷中所存可知矣董出黄帝後董父以擾龍事舜封之鬷川賜之姓命之氏代有顯人至君九世祖始家德興之海口族日大以儒學仕朝者相望曾大父昰大父湜考樗贈宣教郎妣張氏贈孺人孫甄奉匶歸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葬其邑之金獅源妻封孺人沙隨之女也有家法先歿而祔之二子長

甄次城皆敏而好學君之未究者或在是邪甄將乞君
遺澤一女歸張文州長子曰世美二孫頹碩其孤以狀
請銘其與君同為癸丑進士三十年間凋落過半今又
忍銘君邪然交久誼厚將安所辭邪乃系之銘
出而不能兼善謂之竊位入而不能獨樂謂之干時干
時者鄙竊位者危君明於體用之學合乎行藏之宜儻
有能者胡必已為游神碧落之境晞髮太華之池從羨
喬之羣仙觀羲昊之昌期此宿昔之志也固始終而以

之

黄君茂齡墓誌銘

黄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亂從王審知入閩為判官因家焉後析而三一居福清之塔林一寓閩邑之黄巷其居長樂北鄉之黄壠者君之祖也高祖實由黄壠入於邑生二子知變知言知言為弟後生彬彬生山立辛未進士今以朝奉郎主仙都觀其曾大父知變生球球娶王氏生三子長即君二早世一女歸張其家高

曾以来號鄉里善人君少力學里中有欲合衆力為善事者必推君為倡事乃集姿度豁然平生無私語凡所行者皆可告之人性好生而力不給率節數日贏又一市之操網罟弓矢者計期以歸生於紹興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没於嘉定乙亥孟冬十日配石梁盧氏以紹興己巳九月九日生嘉定戊辰四月二十七日亡子公碩女許歸郭習孫德生孫女三人公碩卜以明年月日合窆于縣之𫉬地走千餘里謁銘於予予開禧甲子分

教秫陵公碩為弟子員予為得漕牒一試輒中甚孝而文刻苦自立然則君不亡也君諱椿字茂齡銘曰播之以青陽乎而長之以朱明乎而實之以素商乎而固之以玄冥乎而則又復興之以旱歲乎而種德一也報其有二耶

許郎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諂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為人至不

箋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卧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參政開督府辟公為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竦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槖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盖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為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偽㢘而不薄望而知其為公之徒也

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户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於官舍子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强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

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閑眈眈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毋曰𥌓𥌓幸
有表在惜哉嵗闌訾黄不再

吕君尹之墓誌銘

君子之為善合内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
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説著之為經以示天
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
所以詔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已常與變在天者難

必至於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為善要亦如是而已矣旌德之呂氏派出新安予聞之里人謂君幼時見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道路之險而未平者橋梁之毀而未治者則一念油然而生比壯家益饒凡頃所見悉償無遺其所未見者聞之惟恐其後年饑發廩以活旁近逋者蠲之疾者砭之亡者櫝之遐邇畢愬焉善根所性無一毫徼於外也然天道之還揵於形聲四方賢譽一日翕歸且復仲子入進士第季子亦有

聲文場旌德未多見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可不為世書之哉曾祖某祖某父某君諱某字尹之幼警敏讀書輒了大義事親極其孝其父嘗語之曰儒世業也然未有聞者不在汝必汝子焉汝其識之故君教子尤力卒伸父志非孝之忠乎配汪氏子三人長應洪仲應黄季應雷女三人長適進士汪某次前定海主簿程若疇次浮梁尉汪某孫男八人女四人生於紹興乙亥之人日終於嘉定己卯五月之

下澣初君有志脫落世氛作江淮放浪之觀至海陵被疾二子亟往旣越月奄然而逝無苦也聞者咸惜之其孤卜以今年某月某日窆于齊名有衣之原夫人祔焉仲子尉歙甚廉而敏予所知者而若疇又予猶子以狀請銘不得辭也乃序而銘之古之隧碑必著字傳遠也今取焉銘曰

鄣乎歙兮版乎宣地百里兮邑旌川雲横紫邏水浮烟風遺太古靜而顓彼君子兮隱其間內自力兮不求宣

不求而来亦不卻天實揭之為世覺今朝卜竁須寬平
有子植立方崚嶒璽書時至照林坰

黄運幹墓誌銘

黄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順天之紀立人之極畫地
之利振兵削暴而四海寧設監分治而萬邦和草木淳
化蠢動虫蛾日星叶叙土石成材功施無窮故天屋其
報其孫高陽其曾孫高辛又其玄孫放勛以及虞夏商
周皆世受天命為天子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今徧兩閒矣矧黄為顯系乎故繇漢唐逮五季以詞學功業見於世者獨盛蓋統緒漸源深矣君黄氏名涣字彊翁籍㣲之休寧曽祖中理祖傑奉直大夫父何進士起家嘗守栝蒼岳陽二郡入朝丞太府君用慶元三年南郊父任明年試銓部首詞賦選主徳化簿太守以為才攝判官二年事無巨細倚之総餉使者令董軍儲異時庾吏受貨所輸濕惡君律已戢吏米皆精鑿月一給軍聲歡然比滿去咸餞遠郊有依依不去者兹可以觀

軍政矣以關陞三表轉從政郎注諸暨丞歲適侵庾司檄以賑濟戶至人給全活甚衆令去君攝其事官無誅錢以告身質富民得三十萬藉以流通令之行也無以裹糧君輟俸遺之鄰縣有枉斃者累驗莫究憲檄君與同驗至則屛吏躬視果得寃狀憲劾前官以君名聞養濟院歲久屋傾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咸失其居君鼎新之又有訟數十前後令莫决君為剖析率數十言人皆折服且寢食縣齋治事訟無留囚無繫秩謝監司辟

慶元穿山鹽官鹽爐列海濵者七八十劇署隆寒往来不憚先是課不登君入鹽則削平蘿面官不取贏予錢則當官給散吏不得扼故亭民樂輸歳課以羨使者列之朝賞儒林郎場濵海路多磦砢君砌石餘二十里自是為坦涂部使者及刺史各以京削薦之任满漕司又辟三石橋酒官及考苦脾下乞致其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命下而易簀辛巳歳也娶趙氏莫王東位臨安通判師德之女封孺人男華廸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

簿女許適知瀏陽縣徐琢之子剛中維太府丞歷中外四十年而所居屋見星月飯不足支半歲君居官亦洗手奉職貧益甚其歛也衣襦不具咸謂世傳清白性孝友篤寔姿識警敏無他嗜唯書為娛藻思清健有老筆流輩傳誦之初太府丞娶嚴陵方氏因寓于嚴然早夕思歛也卒窆于歛君盍從之而君之孫華謂得吉於建德之白茅塢遂以癸未歲孟春十六窆焉太府丞予舅也君予内弟也銘其可已乎銘曰

才與命帥相違才孰賦命孰司其諸天之所為乎或謂才天所惡用不融李不固然則胡為而賦又胡為而惡鵂鶹高騫社櫟獨全不才者顯無用者延我思古人嘗問大鈞往往蒼蒼嘗若不聞豈其不聞好惡或異畀之不刋豈年與位歙與嚴壤寔連體乎地魂乎天其從乃祖乃艾於崇唐之原千億其年

吳静翁墓誌銘

公諱仁静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友皆

海内英茂異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奇公才欲以異恩畀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與伯李俱學伯為丙辰進士公則屢試屢卻然卻益厲晚彌篤每語其子曰學以經為菑史為穫決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見公之學矣公之大丈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龎眉皓髪雍容期頤公左右侍跬步弗去夜則侍其父臥大丈旁榻族鄙稱其孝倜儻有大志然慈戹根諸天稟者瞻之疾者藥之歿者櫘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折券砥

道藥橋病且革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成其
事夫名以自況公真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冝壽頋數止
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来承流宣化之道
缺人以訟為能公晩歳諸學益明閱理浸多其居鄉也
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鬬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
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為之止息學不施於
政而行於鄉下焉有功於里閈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
有益於人也大矣人羡久生將以為學生而不學何以

生為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為世法也平生為詞章有靜軒雜著曾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義郎父彌迪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真桂真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臘月三日二豗將以甲申仲冬初澣葬君嘉善鄉吴芳源治命也走書吴山求銘焉某與公為世姻且相好也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千歳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兮㡬陡其綿祖阡之旁吴芳之源山㠑㠑而矗矗水洄洄而涓涓寧羨乎八龍之雜集且覩雙鳳之翔騫施不薄則報不廡兮吾固上質之蒼然詒爾後人兮益思所以承其休而壽其傳

程用之墓誌銘

程氏得姓凡十閱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有三

世而生儀同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都使當巢寇既平之後聚族而謀曰往者盜據吾屋以駐兵今大盜雖殄而四方寇攘方自是始盍謀所以辟地乎然從必依山也時平則安意穡桑緩急則憑恃險阻此亡窮之計也族之父兄子弟讙以為然於是相率去黄墩由草市而上各擇勝地散居之曰臨溪曰汊川曰富溪曰會里曰普合曰遐富曰新屯而汊川富溪與夫番陽諸族則又由臨溪而後始散也故臨溪古墓山猶有祖壟在焉自

是世故相仍盜奪蠭起而吾族耕鑿山中晏然亡警非
都使觀時識變之明乎用之富溪族也王大父學王父
逵父卓世以詩書相授不求仕進用之尤力學中歲弗
售乃宗老氏移心吐納且用力濟施性質直姿清介不
昵昵取容亦不皦皦自暴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人
以義動則捐所有畀之亦無難色非勇於義者邪是皆
可書者不幸嘉定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亡矣得年七十
一次年重九日思禮奉其匶窆於開化縣崇化鄉高嶺

之原治命也男思禮女適吴某孫師文師孟思禮走在所乞銘義不得辭也乃書以授之銘曰

用之導引餘復攬陰陽書杖策徧江浙望氣混沌初一日躡高嶺曰此真吾廬後為展翅鵬前有生驥駒鯤鵬善變化乃乘駟馬車以是期子孫此意豈小乎其繼奉其言乃植千歲梧雞籠在何許明月同魂孤市田復築舍守者令安居歲時頻展省雲仍勿怠諸

姚饒州墓誌銘

君諱元哲字叔愚其先吴興人後徙明今為慶元府高伯祖希始以儒學奮髙祖容州户曹皐寔後之曽祖𡨚左奉議郎壁水擢第妣孺人史氏祖孝全朝散大夫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楊氏父頡對策孝皇臚唱第一妣太碩人王氏君生二歲而孤隨毋育外氏外氏之祖即左丞相魯國王公淮也校書澤不及朝之士與校書同年者以君志尚卓絶詞學茂異乃合言于朝特延賞其主福州連江簿臚分户賦井井不紊省視抄目雖夥靡遺秩

滿勑授劑局織悉藥物用廣惠民之意令丞相深嘉其才陶冶曲至傅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思欲以文章議論著為文有法度急於營養雖就延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奬而成之必有可觀貳卿一時鴻宿不輕予可乃期許若是然則可知已秩滿勑授激賞酒官凡秫稻麴糵水泉陶器靡細不容於是酒竄京師改選為蕭山邑素土瘠且歲患潮汐君焦思盡瘁卒使公私俱立寶慶乙酉龍輔東涉君主縣之宿頓為責尤重

乃殫力畢心滌潦不避迄事無闕邑庠久圮亟加修繕宣聖從祀之象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齧砥石築路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治狀漫白表薦日盛主管城南左廂事左廂寂延袤五方稠雜訟牒填塞君早受夜決事不踰宿吏莫銖兩欺初江滑舟如鱗各占强宗官不得使君悉籍之俾之番迭無幸免亦無苛役僉謂柔不茹剛不吐君其幾焉歲丁亥肇稱禋祀大而圜丘方澤次而百司應給旿莫駿犇亘細肅

然廂事小間則又闢廨門新繫室作堂窿然扁以清風

前後官此者困於渫冗君獨振之咸謂中興此官者差

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君以邦計所司出納宜謹卒未

昕趍治迨晡方退甫再考朝廷以君履踐深治行著差

知饒州居亡何屬微疾逝惟以不克終養為大恨年四

十有九位不究才年不稱壽天也平居書不離目籤帙

滿屋漕貢凡三至已丑牓始收一第校書冠多士止校

中秘人謂鍾在君矣乃又若是何邪娶王氏封安人魯

國王公之孫女也子㕓易名汝翼世其業女二長適承務郎程若愚次未行其子以紹定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君鄞縣陽堂鄉福泉山㕓單孑顧能間關水陸護其匶抵先阡之近擇寱蒔松事物不茍行道之人哀而孝之千里書來屬志其墓予與有連且知君舊矣可辭乎銘曰

儒為醇吏為良謂其行葳乃方然則才矣必位以行之位矣必年以久之然後可及民物此天人之勢合也疇

昔之士率多相違人固可計天不可期有子志學尚其勉而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詩人之稱賢母多矣而未有若魯人頌僖公之母者既祝之昌熾又祝之眉壽形之詩歌傳之萬世信矣乎僖公為春秋之賢君成風為當時之賢母也若夫人者真足以匹休儷美於千載之上也與夫人有賢子由宗卿守嘉郡郡人寶文閣學士葉公適作為荅春詩凡百餘

言極言賢守之政與夫慈母之德邦人論之四方之人傳之非是母孰生是子非是子孰慰是母人生若是可以為榮矣顧不足以上儕魯頌之懿軌哉夫人姓袁氏名妙覺字亡礙越之新昌人歸朝奉郎王君思文今七十七年矣初宗卿為棘丞安車入京徑于剡歲方侵餓者盈道夫人諭宗卿曰邑當賑卹畏不敢言耳兩邑生靈之命甚於倒垂爾可不告之邪宗卿亟以狀達州與庾司得萬緡濟之夫人停撓錢清報下乃行比就養永

嘉也每聞平反喜見詞色適民廬有燎者夫人炷香露禱風亟反而熄矣非精微一念之所徹邪嘉定辛巳之歲皇帝受元符玉璽宗卿遺其弟夢錫持表來賀朝廷官之初品拜命而歸組綬聯翩綵戲堂下夫人曰異恩也平生無遺恨矣生於紹興辛亥終於嘉定壬午年九十二累恩太安人子夢庚夢良蚤卒夢龍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夢錫迪功郎處州麗水縣主簿女適進士史必端孫節初泰初將仕郎巽初履初益

初謙初豐初鼎初艮初孫女六人夫人奉慈氏教務為送往之具及期也卻味與藥盥手而逝非得出世法者邪嗚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秀質分於天和善行熏於世習晉唐之間生於謝氏者多詞藻出於郭氏者率驕華習使然也王為名族代有顯人而朝奉君猶欲大其門夫人寔能成之課諸子誦書率至夜分屬諸子以師必於正士宗卿竟由進士起家以直節清名歷御史府宗正卿直中秘書為良二千石蓋夫人生長詩書之族

其漸源深矣嗚呼棣華河鯉固必原其所自邪銘曰
長潭世累何其屋良人閱歲七十九過十而三尤其久
大兒赤㪍凝霜舊小兒翠藍新賜綬婦饔孫巵千鍾酒
縉紳欣艷未始有早事姑章繼紳漱晚采澗芹湘綠釜
平反一念天方牖曰孝曰仁宜其祐海上鰲峯造天秀
千歲乘鸞袝其右錦軸金花來暮晝松柏如雲昌厥後

靜勝居士承務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弼姓詹氏為鄧州南陽著姓晉太興間

康邦公之孫曰瓘曰敬者寂知名敬徙新安而瓘徙嚴陵髙宗朝仕樞筦諱大方者瓘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洙登進士丙科君其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為文詞簡潔精深不為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脩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科舉可為吾累乎其大父竒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甞見齒作堂名

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停披得善言善行即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静勝甚亦嘗為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為樂予又嘗為作漢隷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眎利鴻毛重義邱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為義廩以惠族屬故舊多勉君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得為之語晚遇東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甚祖甚

丈某襟懐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頎然有立卒享高年以微疾終于錫山正寢亦可謂修九疇之福矣兩娶皆汪氏又徐氏男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自正亦先卒女三人胡升胡元衜王巽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迪功郎紹興蕭山縣尉奕迪功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壽齊壽曾孫孫務本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為請辭不可也

乃序而銘之曰

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嬴博之閒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滎陽惠山十許驛閒若來若仍其敢忘旃晴空白雲朝往暮還

黃通判墓誌銘

漢與唐餘七百年當時士大夫家世以廉白稱者纔十餘族果哉世清之難也寺丞由太府再典州而飯不及歲所居堂庭不備長子渙歷任三四君亦更縣倅州而

貧則皆如其先非父子兄弟世授素約者與君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真丞吉水再丞新城及考以親嫌去又丞武寧易選令南康之建昌通守蘄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饑年廩平糶凡為斛數千皆其力請於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悲祠以祝一時監牧之賢如今丞相喬公今樞密陳公而下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為不負所學矣推君之學盡君之志詎止若是而已而年僅六十四天也

然齒已宿吏事繁乃口不絶吟手不停披賦咏數百篇
幸有思致初黄氏由壽春徙新安曾祖某祖某奉直大
夫以詩書相承至父寺丞登乾道丙戌第京西漕鈞瀨
方公仍歸以孫女因家焉至君嘗欲還徽矣而志念弗
遂令窆于嚴之建德縣龍津鄉娶曹氏封安人女未笄
許適星源張氏子華靖嘿好學不𨻶家法嗚呼庶幾可
興者君諱閌字定翁生於乾道庚寅四月六日終於端
平甲午三月某日而葳於次歲乙未季秋之月予與君

為中表知君為詳然則銘其墓以垂方來辭將孰宜乃為詞曰

詩書之緒清白之風若来若仍疊疊昌窮嘗攄其學曾未大穫傳君之心維其後人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厚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

乎某頃與公同為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盖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為州也襁負其民束濕其吏其為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

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羸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省公事以冢大之區而圖空天詔加奬以尚書館北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畯無滯淹之嘆膏粱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絶綱運之淹滯畆斂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之墓以厓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斤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

廩凡可以為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畨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内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椗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絶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絶軍中陞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粤以衢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粤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

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為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裒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耋凡姊之後畀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

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羸金明矣其孫端升書來言曰
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
仕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
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丕惟我家隆
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猗歟公才萬夫之特賜知
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强弐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
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

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猶為時惜雲水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山川人物清淑之氣不易相值也而值又有厚薄焉厚則久薄則暫厚則大薄則微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吾讀玉山韓公之行狀而深有感焉公家再世登儒級二子為同年進士一亦貢于鄉公年垂八十得非清淑

之氣獨屋于其家乎公天資淳固講學篤至故其於義
利之辨為尤明事母孝母之殁也公五十矣而廬墓不
去兄弟析貲悉推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
里中禱雨龍見于郊為橋梁以濟行旅倡義役以便族
黨治司鑄户指人墳墓屋廬以為鑛地公為白之官鑄
户卒罷居民得安女兄適王氏公撫其二甥一為通守
一擢進士士有一善尚足名世而况公道純德備可不
大書邪子三人祥太常簿以公疾辭差知撫州補奉議

郎知安吉州武康縣祺鄉貢進士女一人鄭一俊其壻也孫男四人韶孫齊孫南翁東老女孫四人祥等將以四年閏十二月庚申葬公西源其頃歲癸未謬司貢舉得公之二子而補又有連走書求銘誼不得辭也銘曰世多巧者公獨拙邪是畸於人而偶於天邪清風滿谷萬夫肅肅三明方翔公乎不亡

陳府君幷夫人何氏墓誌銘

某頃年兩至秋浦般礴紫微山上見其水光山暉聯嵐

接霤為江左奇觀竊意其間必多育德人才士今讀陳府君之行述不誣也君諱璣字天受系出於嬀國朝寶元間大理寺丞昱出守池陽愛秀山玉鏡之勝遂居焉今二百年矣曾祖畸祖彥賢世以孝義聞遂為望族父大政故修職郎調鄱陽司戶雅淡不仕母錢氏孺人君禀初明悟自幼不凡從鄉先生游秀出儕輩纍試輒左遂無復仕進意篤志事親承顏養志父歿居喪盡哀送終盡禮母年高謹事益力平居恂恂待人平恕犯者不

校里中嚚訟多曉化之歲丙寅邉陲繹騷君謂縣令曰
防江本以衛民今久於妨農反揺根本令聽其言請於
臺府丞散所調俾得安業人知所自莫不感悦乙亥歲
大歉於是悲發所儲減直出糴貧者施之人賴全活遣
其子夢高游上庠交天下士以講貫義理涵養氣質為
先不止為科舉而已丙子秋夢高預鄉薦次年中進士
第調祁門尉歸拜重闈雙親綠髮莫不榮之而君慈訓
益嚴戒以少年登科當急培厚德業為盛時偉器纫子

夢弢亦登名天府夢高之官以迎侍為請君曰汝大母年將八袠豈堪遠遊廼舉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茍存心愛人亦必有以及物汝能潔己奉公一意愛人吾雖家食猶祿養也夢高遂奉母以行職業脩明薦剡交上君襟度篤實趣識融明年未五十息念世紛不問家事日侍母慈從容往來宗姻間以為親樂一日同室有欝攸之變金帛錢穀未免有秉時攫取者君曰非偶然也物儻來耳不歸於盜則燬于火吾豈復以此累人邪人服

其識量丁亥春遽嬰夙恙一日呼二子告之曰生死常理生既無憾死亦何悲乃奄然而逝盖平日所養深厚如此得年五十有七寶慶三年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夢高夢𢽾乃以是年九月三十日窆于留田之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喬奇孫二人敬學敏學孫女二人尚幼家法整整慶源深長皆君一念之造也娶何氏奉槃帨滫瀡者越三十年如一朝夕暨司戶既世事姑錢夫人尤謹歲在乙酉夫人病草適恭人暴苦腫瘍家人危之方

且力疾榻前日奉湯液或勉以少佚則曰姑病未愈遑
恤我躬純孝一念發於天性舅姑既歿歲時奉祠蘋藻
必親至於睦娣姒厚姻黨撫孤幼表裏協比曾無間言
其愛子也不事姑息曰慈母多敗子當擇嚴師教之夢
高尉祁門祁門居萬山間俗以椎牛為常恭人惻然謂
夢高曰牛為耕稼之資法嚴盜殺之禁汝能曉以利害
使知避就亦奉職之一端也於是嚴為禁戢祁俗一變
辛卯元日東朝介壽拜錫類之恩夢高授常德推幕駸

駸瓜戍忽命二子周行庭户所寓瀹茗曰吾年已老婚嫁已畢生平無憾矣汝父諱日將臨吾當相從於地下矣二子驚請所以曰吾昨夢朱衣二女駕雲軿相召恐不復久於人間又曰生死常理耳府君之諱翼日果逝實紹定六年二月廿有四日也留田之窆亦既久矣乃嘉熙庚子之歲其孫以顯譔葉公狀府君之行及壻喬君述夫人之懿而謁銘於予予嘉其為親之意久益卷卷也乃為之銘曰

九華列筆下橫秋浦筆禪其秀浦大其宇英英其華君
寔開之綿綿其基君實培之始於事親終於及物仁至
義盡不孝不忒成德達才教風周普載觀其子益知其
父留田松柏參天其青天上璽書照石麒麟

洺水集卷十